

祖母爲什麼信仰這位女菩薩呢？這裏面還有一段奇事呢？

湖城三次兵災，以洪楊苦守三年爲最烈，當時祖母跟隨她的母親逃到倪家溪避亂，因爲那時四鄉，城市均非安居之地，當時有一首童謠，說「在鄉好，在城好，在鄉在城，數中難逃。」佛家講也是一個劫數。是時祖母年紀還小，年僅十歲，不料在半途中，與家中大人失却聯絡，迷路於荒野中，四下無人，心中驚嚇非丸，不禁唬得失聲大哭，還沒有哭罷，忽然蘆葦裏走出一位女子來，全身白衣，輕撫着我祖母的背，輕問爲什麼大哭，祖母說是迷失路途。那白衣女子說不要緊，我領你一段路，祖母在驚喜之餘，也來不及問明究竟，跟白衣女子，穿過蘆葦，跑了一段羊腸小道，到大路旁，那白衣女子就指點路徑，叫祖母放大膽子往前跑，祖母在千謝萬謝中道別，朝大路而行，沒有幾步，突然想到，人家幫了我這樣一個大忙，兵荒馬亂中，真是救命恩人，怎麼連人家的姓名，也不問一聲，將來怎樣報答呢？乃急回頭，四野裏一望，那裏有人呢！再極目四望，雖是天色已趨薄暮，那白衣女子，即使不是三寸金蓮，也不會跑得這樣快，在荒野裏一下子就不見人影的，心下疑惑，再放心不下，叫了幾聲，也是萬籟無聲，毫無踪跡，陡然一驚，這一定是白衣觀世音菩薩，乃慌忙跪下默禱。

自此以後，祖母就供白衣觀音像，早夕焚香，信仰甚篤。盛夏，每在院中納涼，蟋蟀四鳴，晚風撲面，祖母總爲我們講述這一段親身經歷的故事，叫我們信菩薩。是時，父親在上海教書，家裏就祇我同祖母，朝夕相處，一天吃什麼菜，總先問我要吃什麼買什麼，小時還有吃點心的習慣，燒餅、夾臭豆腐，我歡喜吃鹹，還要自己放鹽，或者浸醬油，祖母總是百依百順，甚之在入睡前，還在床底下的石灰甕中，拿出桃片、酥糖來吃。小學畢業後，到上海升學，暫時脫離了祖母的撫愛，不到一二年，在民國十九年秋天，得到祖母病危的急電，搭當日班返湖，一見祖母滿臉病色，我不禁跪在床邊痛哭，祖母微睜開眼，望了一下，說你回來了，以後即神智不清，她老人家的兒子，二個兒媳婦，七個孫子，一個孫女兒，輪流陪夜，臨死前說了一句「菊花黃，桂花香，正是時候了。」時爲農曆八月二十三日。屋外一彎眉月，高掛天空，享年七十有三。葬於南門外邱路村。（邱路村在古時有邱傑，年十三，鄰人築牆侵其界，邱傑年紀雖小，頗識大體，到夜裏移籬後退三尺，鄰人自覺慚愧，亦退三尺。因此遂成大路，名邱路。）民國廿六年夏季，我獨遊莫干山後回湖，就到祖母坟上憑吊。迄今已有二十四年，不知祖母坟墓安恙否？

學地 九千之數

·潔·

我們這個古老國家，常以九爲吉利之數字，做事日是在逢九慶祝，現在我也經歷了一番。

話說本年七月九日，外子覺得肚裏不適，些微有痛，總是貪吃無節制，覺得好吃，就拚命的吃，尤其是上館子。說來也是老毛病，我們總是拿紅樓夢裏賈母的妙法來治病，即一餓，二拚，三休息。也就拿點「表飛鳴」吃吃，休息一天，預備隔日上班。不料十日，肚裏的氣發足，在腸中亂衝，右腹下瀾及就痛。就疑心到是盲腸炎，趕緊替他量溫度，沒超過卅七度，又沒有吐的徵象，還能够走動，想想怕又不是盲腸炎，再拚一拚吧。

到了十一日，外子還想拚，我看情形不對，迫着叫部三輪車到空軍總醫院，路上雖顛波，亦不覺痛，還是在拚。公保證明單，來不及向機關取，單憑公保卡，不能通融。只得民衆身份，掛內科號，已是二十多號，一看情形不對，乃再掛一指定醫師號，經過詢問、察看，診斷爲盲腸炎，又驗血結果，白血球數爲一九八〇〇，確定率爲百分之一百。即移送外科，主任醫師，稍會一看說了一聲超過廿四小時，有點麻煩，即命令午後二時動手術，住院手續辦理妥切，很快。就先在公保病房休息。

午後護理上班，作盤尼西林注射試驗，無反應後注射一針，二時送入手術室。盲腸炎，醫生告不過四、五十分鐘即可，小手術。不料到了三時，沒有消息，到了三時半，還是沒有消息，另外二個病人，動手術，後進的倒先後出來了，攪不清手術房內的動靜，外面等消息的人，都有點沉不住氣，我心裏更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衝進手術房外，從玻璃窗向內探望，祇見裏面大家都矇了白布，燈光強烈，精神緊張，外子二隻手，一在灌葡萄糖，一在量血壓，正想仔細看看外子的面色如何，被護理發覺，便被推出來。

五千四百秒鐘過去了，我的心跟秒針，同時一跳，滿身冷汗。越是不見，越是心裏慌，他妹妹曾在上海開過盲腸，說沒有這許多時間。左等不是，右等也不是。時間一秒一秒過去，就是毫無消息，到了四點鐘，我再衝進手術房外，看外子似乎在床上睡得很熟，猛一想起，割盲腸是局部麻醉，趕麼兒閉眼暗睡覺，心下一驚，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又被護理推出來。大家看了我的樣子，由不得呆了起來。我急着要哭，哭不出來。幸虧小孩放在家裏，沒帶出來，否則情況，一定是不堪目睹呢。

抗戰時在四川江津鄉下，外子曾用右手敲一個大麵酒瓶，想把備人不小心弄在裏面的瓶塞敲出來，四川的玻璃瓶底沒有現在酒瓶底這樣厚，一敲瓶底敲破不算外，右手掌心的動脈管就此割破，鮮血直流，煞是怕人，嚇得外子的表姐，面無人色，幸虧外子體格素健，他自己倒還不怕，鄉下又沒醫生，急救要緊，拿了一把「金毛獅子」把傷口塞住，總算把血止住。

可是隔幾天，傷處紅腫，不痛也沒有膿，祇好進城——到江津——有一位醫生，掛了中西內外的牌子，那時醫生尚未聞有「全科」之名，一看之下，祇好請教了再說，也沒辦法，還算有醫德，給敷點藥膏了事。後來到一個私人診所，恐怕叫「同濟診所」，西醫樣子，一看之下，隨便把腫處亂捏，也沒上麻藥，用力捏破，血又亂流，其痛無比，人覺得有點昏黑，那醫生倒也有先見之明，隨手拿了一杯藥水吃下，方覺穩定。隔了三、四天，手臂發腫，有日漸嚴重之趨勢，方始說敵處消毒，醫藥設備不足，沒有辦法，另請高明。外子將來要靠右手吃飯，一時也無話可說，趕緊搭民生公司的船，從江津到重慶，入仁濟醫院，再全身麻醉，用哥羅芳，四位護士小姐幫忙，手脚搏住，數數目字，從一數到六十幾，方才矔然入睡，動手術又是流血，在南岸醫院病房中住了十五天，纔告痊癒。後來在民國三十三年間，銀行裏一位同事，突患重病，急需輸血，外子血型是O，醫生說可以輸，輸了五百CC。照理說，血型的補充很快的，可是自此以後

，外子似乎有些貧血現象。正在胡思亂想，忽然大眾眼目一亮，手術室大門開開，外子在手術床上，向我們招呼，說好像睡了一覺。這時一顆七上八落的心，纔算能定上一定，整整九千秒鐘。

據醫生說，因為脂肪太厚的關係，盲腸地位摸不十分準確，割下二刀後，再開一刀，方才是盲腸的位置，傷口外面縫合，看是一處，實在裏面是縫了二個傷口。看時發炎已超過廿四小時，腸已作濃，黏住腸壁，慢慢兒，一點一點拿出，要防它弄破，否則一破，濃流入腹壁，成腹膜炎，可就麻煩了。當半身麻醉，藥力消失時，病人覺痛，不能長耐，當時原準備將傷口縫好，下次再來。後來覺得病人，血壓正常，心臟良好，再全身麻醉，繼續找尋，否則心臟一停，事情就大了。有好多開盲腸，發生意外，就是這個原因，如果經過良好，割盲腸是小手術，不過四、五十分鐘的事。現在輸葡萄糖二千CC，注射些消炎針，起初幾天，因為傷口的關係，總多少有些熱度，在卅七度左右，沒有關係的。等小便一通，肚裏排洩出氣，就可以吃半流質的食物，下床走動，四、五天後即可折線。可以游泳，可以參加體育測驗了。醫生說完，笑了笑走了。

原準備住十天，到第六天，情形很好，醫生也就放了。

憶平越之夏

唐慧貞

日來正值三伏炎夏，溫度竟高達卅八度左右，驕陽逼人，揮汗如雨。朋友們見面寒暄，話不出三句必談到天氣真熱，無法排遣。尤其今年端午以後，流行疾病，接二連三的不速自至。先是流行性感冒肆虐全省，繼之流行性腦炎四處襲擊幼童。聞風色變，見蚊傷神，後來「八七」一陣大雨，溝渠蚊蠅天然撲滅，據說腦炎已成強弩之末。為父母者方始輕透一口氣，復忙于送兒女趕考，而夏季傳染病中之惡魔——霍亂竟來自港澳地區，全省又成警備狀態。此病非同小可，染之無一倖免，實令人杞憂不已。週前有舊硯自南部來北遊歷，慰勞孩子考取學校也，陪之鼓舟新店，探花陽明，擠車跑路歸來之餘，益覺盛暑夏日之可畏也。午夜不寐，友舊閒話，思古之情，油然而生，不禁使我憶及平越之夏，在那雲貴高原的古老小城渡夏才是真正的香格尼拉呀。往年在大陸，六月來臨時，潤人及要人都一窩蜂的往廬山或莫干避暑，山顛水涯，晨夕如秋。抗戰西播又讚揚青城探幽或峨嵋朝聖是洞天福地，而今在寶島，最好登高阿里山，可是誰能偷得幾日閒，盡此浮生之樂呢？現在我說，平越消夏才是名列第一呢

曾經負笈平越的人，一定深深的感覺平越之夏有處想不到的舒適恬美。這彈丸小城地勢高聳，海拔千里，所以雖際炎暑，熱不侵人。一水環城，四境傍山，早晚且頗有涼意，夜中勢非擁被成眠。俗諺心靜涼生，平越無車馬之噪，古道寂寂。午晝夢回，唯聞樹梢蟬鳴耳，此時搖扇談莊子秋水篇，考試債與貸金飯等俗慮全消矣。平越無電廠，彼時不但冷氣、電風、冰箱等五光十色不在考慮之列，連晚上讀書自修只能焚膏燃燭，雖不是桐燈如豆，問字析疑時，照明亦只能自顧身影。竹几紙窗，四壁生涼，清風徐來，暑氣全無，夜讀有獲，意盼自蒙，神情盎然。不悉天佑、鴻哲、木蘭諸齊中舊客，今日有無此同感乎？夏令寶島街頭，奇瓜異果，美不勝收，記得平越的水果，一年四季都只是地瓜與蕃茄，初履其境覺得地瓜充滿泥土味，不堪入口，蕃茄土人稱之為磨洛哥，也不值一視，可是時日久了，試親芝蘭，反覺得地瓜清甜解渴，蕃茄也玲瓏可愛，每逢一、四、七趕場歸校，人手一串，紅黃相間，却也消磨了無數個夏日的黃昏。夜來，福泉山小憩，中山場散步，對着繁星滿天，流螢如熾，微風的絮語似送來千里雙親的關懷，遊子的鄉思更濃了，對着古道、暮鴉、悵望天涯只能低吟「田園寥落于戈後」了。明朝，晨曦中西門外小河弄舟，水流衝擊着碾米的石磨，浣紗的姑娘在曼語輕歌，明霞